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四 素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

二十三年乙未

予年五十春正月予從京師回海上即罹

難初爲欽頒藏經遣內使四送之其人先

至東海先是上惜財素惡內使以佛事請

用太煩時內庭偶以他故觸聖怒將及聖

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權貴有忌送經使

者欲死之因乘之以發難遂假前方士流

言令東廠番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上

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併及之

予聞報乃謂衆曰佛爲一衆生不捨三途

今東海蔑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

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至若捨邪

歸正者比鄉比戶也予願足矣死復何憾
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離即
墨城中士民老小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
見人心之感化也及至京奉旨下鎮撫司
打問執事者先受風旨欲盡招追向聖母

所出諸名山施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拷
訊予曰某愧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
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招網利

奉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所以愛君之

心也其如青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衆

布施七百餘金上查內支簿及前山東代

賑之冊籍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及擬

上蒙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

予以是年三月下獄京城諸刹皆爲誦經

禮懺保護衲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咒

以加護之者安肅鄭大司馬範溪公子在
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
以至涕泣訴其無妄一時人心之爲法如
此在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福善一人

冬十月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襪服策蹇

書

相送以津濟者出都日福善同衲子二三

人隨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別老母作母

子銘攜孤姪可久徃初與達觀師於石經
山因思禪門寥落謂曹溪禪源也必源頭
蓬闕乃志同往以濟之達師先徃候於匡

書

予年五十一春正月過文江訪鄒南臯給
諫廬陵大行王性海禮于江上請注楞伽
二月度庾嶺至嶺頭觀惠明奪袈裟處詩
弔之有翻思昔日宵行者何似今朝度嶺
心因見道路崎嶇行人汗血乃屬一行者

書

立捨茶庵於嶺頭一道者勸修路不數年

爲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
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
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脈尚冷然見祖庭凋
弊不堪言遂淒然而去抵五羊囚服見大
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無異也

況定業乎師幸勿言臨岐把臂曰在天池
聞師難即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
虞我之心師之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爲作
逐客說

二十四年丙申

將軍將軍爲釋縛歎齋食寓海珠寺大參周海門公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間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衆中有一稱老道長者答云人人知覺日間應事時是如此知夜間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公云大衆也都是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曰老禪師請見教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辭公連念幾句予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的一著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親切衆皆固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遣郵符津濟三月十日抵雷州署伍寓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即開手注楞伽時

二十五年丁酉

予年五十二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

歲大饑疫癟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坐戶阨林中以法力加持晏然也時旱井水枯涸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罐以充一日饑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内外積骸暴露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衆收拾埋掩骭骼以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厲氣解八月鎮府檄還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電白之苦藤嶺盜之門戶也乃作銘建捨茶庵豫章卷四丁大參石武以誣謫廣海至素相慕遂莫逆

濟道場七晝夜于右武身爲之佐先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士子有歸依者未入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予爲罪僧甚易之軍門陳大司馬如岡法極嚴無敢私謁者予未往見即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謁及門投報止之是晚親往拜予於舟攜茶盒坐談漏三下人皆驚異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麟鳳也即三司亦諭往拜之自是人皆知僧爲重矣

二十六年戊戌

予年五十三春正月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戍雷州初訪予於五羊時予較楞伽稿公問予雷陽風景何如予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歎異即爲疏募刻

素

五

俱來請益予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切志參究二生素有德業相率歸依日益衆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其夏始構禪堂於壘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來法侶并法性寺菩提樹下諸弟子通岸超逸通炯等數十人誦法華經爲衆講之至現寶塔品恍悟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爲劣根漸示一班耳古人以後六品率爲流通亦未

見佛意耳遂著法華擊節右武性急烈負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予送之舟中重下鉗鑄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又作澄心銘以警之

二十七年己亥

予年五十四春刻楞伽筆記成爲衆講一

過乃印百餘部徧致海內法門知識并護法宰官且令知予處患難中未忘佛事耳粵俗固好殺遇中元皆以殺生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盂蘭盆會

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者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之日公已卒於塋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即往視殮爲求棺槨值潮陽道觀察任公陪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峯而歸歸即欲掩關却埽矣

二十八年庚子

予年五十五時權使初出狠戾暴橫官民皆拜懾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有之爲佛法轉化之一機也是年夏五月制府大司馬陳公移鎮會城初下車未拜一

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告將行稅
使正畜意侵之偶有白艦數隻即藉口以
大將軍爲公子資行者嗾市民大鬨頃刻
聚數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
持戈相向甚急時三司府縣皆赴軍門行

書

七

節禮會城無一正官卒無解救者勢變在
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命中軍詣予
關前求解予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軍跪
泣曰師即不念兵主豈不念地方生靈乎
予聞之惕然遂破關往謁稅使者從容勸

化開曉其意使者聞予言果悟乃令自行
招安以散亂民予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
今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
有賤米誰食之耶衆聞之愕然頃令至帥
府圍即解會城遂以寧父老感予欲尸祝

二十九年辛丑

予年五十六春正月予見曹溪四方流棍
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污之甚積弊百餘
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
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予歎曰此心

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
筋而起及回業已安堵然皆知予之力也
觀察任公聞之乃以書抵予曰慈師不出
其如地方何慈師旣出其如慈師何予亦
自此後無寧日矣是年秋南韶道祝公

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爲
狐窟卒莫可救矣予縱居此何爲哉熟慮
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
試爲公力行之即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
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舖居盡拆不存片
書

八

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旦如洗公因留
予齋飯坐談公曰六祖腥羶子爲公洗之
矣目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
以救之乎予曰何爲也公曰珠船千艘率
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採資之以勢罷採之
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
其一也地方開礦採役暴橫掘人之墓破
人之產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
是民無安枕矣爲之奈何予曰此未易言
也姑徐圖之採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

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留山中數日聞法
甚喜予因勸爲重興祖庭布金檀越慨然
力荷之徐密啓之曰開採爲害於地方甚
矣非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
過限以罪礦罷開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
書

九

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擾於民可乎採使
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寧
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
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于因是
得以安心曹溪是年秋開闢祖庭改風水
書

道路選僧受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
清規查租課贖僧產歸侵占一歲之間百
廢具舉

三十年壬寅

予年五十七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

徑以屠肆爲十方且過察關神道移僧居
拓禪堂創立規制

二十一年癸卯

予年五十八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
遭妖書之厄逮下獄訊以爲予之故因此

又及之予心知不克安心以待荷聖恩寬
之京院有通行是年侍者深光出家

三十二年甲辰

予年五十九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
按院檄予還成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
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
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也遂著春秋
左氏心法

三十三年乙巳

予年六十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桄榔庵

白龍泉求覺範禪師遺跡不可得寓明昌
塔院作春秋左氏心法序遊名山作瓊海
探奇記金粟泉記夜望郡城索然若無人
煙唯城西郭少有生氣予因謂諸士子曰
瓊城將有災急禳之人以爲妄及予渡海
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
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
時士大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亦
爲灰粉矣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概予以爲
仙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
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
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六七所負工料將
千金毫無出于化雨內使者施盡償之是
年修五羊長春庵爲曹溪禪院爲六祖辨
供之所冬十月侍者廣益廣攝出家

三十四年丙午

予年六十一春三月度嶺至南州候丁右武謝張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故徃謝公欣然道故請予齋於

素四

+

江上之閒雲樓邀諸鄉友陪坐公曰人皆知憲公爲僧中一大善知識不知大有社

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概一

座動色回過文江訪都給諫留數日至章

貢陳二師將軍留署中病期月有卧病詩

十二首歸曹溪秋八月皇長孫生有恩赦

凡在戍老疾及詐誤者俱聽辯明釋放予

在例乃徃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勘

明應赦按察司類造候題遂開

三十五年丁未

素四

土

三十六年戊申

予年六十三議修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

成公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夜夢大士

現身有感詰朝殿禮佛至大士前見兩棟

摧朽驚謂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費多

力不及耳問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

難也吾試爲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

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况佛菩薩

予年六十二春三月予告回籍軍門檄韶州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爲諸弟子說法是年注道德經成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切究其旨有所得俗弟子請爲之注始於壬辰屬意每參究透徹方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十五年攜於行間至今方完

處此危地不動心非天也乃詰所費即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即屬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面議予往見之公慨然欲獨爲鼎建于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請以募衆爲之公屬嶺西道

爲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粵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留修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許次第運之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因覈論罷

三十七年己酉

予年六十四春二月予自端江運木回阻

卷四

三

一五·一六三四

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夢遊端溪記木運至濛江予回寺方集衆經營衆中一二不肖者遂作孽抵牾因鼓衆爲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著相之過也衆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

以前但誦文實不解義至是恍然有悟乃注金剛決疑稿成衆寂然不肖者不信予心益危懼遂訟於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即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別駕項公楚東抱關於浛洸邀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卧病於旅邸將

期年

三十八年庚戌

予年六十五是年卧病旅邸秋七月直指

按部至郡訊及予司理聞之方爲理反坐予罪直指大不然駁之云某有大功於六祖向所捨爲常住計者今姦僧得利而反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道嚴究之

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款

審之盡妄言無當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

予初立常住庫司清規置有號票凡一應

錢穀收支有監寺書記秋毫出八皆執號

票爲據不妄發也至是當官研覈查算以

號票爲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

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再

三請予留住山中予心已厭倦力辭之寓

五羊之長春庵

三十九年辛亥

予年六十六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病

初奉赦候題向無按院覆命故延至今復奉重勘明始注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請益述大學決疑

四十年壬子

予年六十七居長春庵爲弟子講起信論八識規矩乃述百法直解以法華華嚴即文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著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年六十八居長春庵夏爲諸弟子講圓覺經方半即發背疽醫不能治幾危大將軍漢冲王公業爲予治後事粵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以醫癘名偶至視之曰甚矣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采草藥以敷之隨手奏效猶如弄丸刻期取效至冬乃痊予爲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

禪時所發知是冤債以誦華嚴經告假者
每向於書寫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
即至粵中已兩舉不成患在身四十八年
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爲疽遂成大疾
其冤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月疾

癸酉

十四

愈初與衡陽曾儀部金簡有南岳休老之
盟書以十數未能也今以書來請遂杖策
而往乃去粵初予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
者數十久之漸零落唯通炯超逸風波患
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今將行皆不捨願

從之炯尚有羈少遲之擔登以從是年十
一月至湖東先是弟子福善攜侍者深光
北歸探親至是不數日亦追至

四十二年甲寅

予年六十九春正月遊德山禮祖有詩四

首訪馮元成公於武陵會龍參知朱陵受
榮王齋大善寺衆僧請受戒馮公與諸同
道各捐資修疊花精舍夏四月還湖東聞
聖母賔天隨建報恩道場有恩詔乃對靈
龕披剃謝恩還僧服因痛哭曰悲哉檀越

往矣本寺之願已矣豈待再來耶楞嚴經
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蘊於懷未暇述今
夏五月方落筆五十日稿遂成十一月精
舍成有山居詩度侍者慇力

四十三年乙卯

書

主

予年七十春爲衆講楞嚴通議夏四月著
法華通義以雖有二節全文尚未融貫故
重述之五十日稿成纂起信畧疏秋八月
遊南岳中秋日登祝融秋九日馮公自武
陵移守湖南陪遊方廣寺回巡道吳公生

白過訪湖東談及楞嚴吳公大喜即與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道影吳公大讚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冊請予各爲傳贊馮公赴任未幾即請予遊九疑冬十月至零陵留過冬於愚溪

四十四年丙辰

予年七十一春正月歸自零陵方遺民從宦遊歸依於湖東命名福心更初達觀禪師入滅之次年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緇白弟子奉供於徑山之寂照庵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欲親往一弔故香亦未遣也適聞葬必欲一往將行花藥寺衆僧請齋爲續法糸遊梅雪堂弔遜菴宗師夏四月離湖東有去南岳解嘲詩鄺慕一方遺民何仲益諸子送至樟木市五月

至武昌會段給諫幻然禮大佛遊九峯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於金竹坪註肇論因見其山幽勝有歸隱之意徧覽無可居者七月遊歸宗登金輪峯禮舍利塔有詩有僧以五

乳相送爲靜室予登覽觀其地不廣而其境頗幽遂受之江州邢來慈居士達師之弟子也願爲布金檀越故予有投老之意焉浮梁陳大參赤石公至山相訪聞予有意匡山亦願爲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

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留旬日汪公願作匡山建造檀越別去相城訪吳太史觀我吳中丞本如欲建如意庵以留遊浮山截江^一登九華十月初抵金沙于王合族與東禪浪崖耀公迎之居頃即之雙

徑石門顏生之居士候迎於吳江乃過其家士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至寂照十九日爲達大師作荼毘佛事先爲文以祭之預定是日無爽識者異之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弟子法鑑隨建塔子

爲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之義焉遂留度歲時爲禪堂衲子小參有參禪切要鑑公請益相宗爲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說有法語作擔板譜粵弟子通岸先別獨超逸同諸子福善法孫深光廣益廣攝慈伴行

四十五年丁巳

予年七十二歲春正月下雙徑弔雲棲時繼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參聞法各各歡喜發揮蓮池大師生

壽

十七

平密行弟子聞之至有涕泣謂予發人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回時玄津法師壑公同通郡宰官居士金中丞虞吏部翁大參諸公請留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爲說大戒作宗鏡堂記諸山各路名德法師俱集於湖上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行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於湖上且具狀請留雲棲乃有三年之約遂行凡一過所經諸作玄津壑公譚生孟恂彙爲東遊集四卷刻之回到吳門巢松一雨二法師請入花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勝寒山趙凡夫嚴天池徐仲容姚孟長文文起徐清之諸居士設供於山中馮元成申玄渚二宰官齋

於家將行弟子洞聞漢月久候錢太史受之親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史送至

曲河賀知忍父子姪候於奔牛之三里庵

請留園中結夏力辭之送至京口受三山

縉白齊罷即返匡山五月一日過白下江

上一宿見一二故人即揚帆而西五日至

蕪湖劉繕部至受歎留作異夢記說崔吏

部鶴樓追晤江上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

抵歸宗寓居未幾時汪司馬公業先具資

爲予修靜室六月十五日弟子福善經營

五乳開土於十月終始成一室乃得安居

爲衆講楞嚴起弟子超逸閉死關於金輪

峯

四十六年戊午

予年七十三是年修佛殿禪堂三月浮梁

書

大

陳赤石公入山結中素鮑公我齋夏公爲十友助修造資冬十二月殿堂成

四十七年己未

予年七十四春正月粵弟子通炯至遂開

堂啓諷華嚴長期爲衆講法華楞嚴金剛

起信唯識諸經論命炯首衆秋七月以五

乳爲十方養老常住八月望予閉關謝事

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每念華

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繁廣心

智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

乃此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

欲但明疏文提挈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

綱要於關中批閱筆削始冬於關中爲衆

講楞伽起信

四十八年庚申 即泰昌元年

予年七十五春課餘侍者廣益請重述起
信圓覺直解莊子內七篇注夏病足痛前
任分巡衡陽吳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記
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贊予病中爲纂傳

七十一首各系以贊親爲書之初予去曹

齋

十九

溪之南岳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衆僧

深思予歸堂主本昂等往來問訊十數欲
請之而未能也吳公赴任便道入山見予
重興之功嗟歎久之衆僧因具白所以思
予歸請不能之狀吳公欣然爲作護法即

具書往請合山大衆及本省鄉縉紳居士
同具狀昂同二三耆舊至匡山哀乞予時

以病謝

天啓元年辛酉

予年七十六春弟子侍御王安舜入山問

訊夏爲衆請講楞伽時前任本道祝公亦
轉粵海道同吳公具書再至予又以病謝
是年冬又爲衆講楞伽肇論起信

天啓二年壬戌

予年七十七春正月粵弟子孝廉劉起栢

陳廸祥陳廸純梁四相入山問訊起相與
四相相伴山中住半載爲講楞嚴起信金
剛二月東吳弟子方遠隨至同作休老計
秋七月王侍御復入山親請歸曹溪不諾
時力提華嚴名綱要草就吳公朝覲回又
遣書意更切韶陽太守張公特書專堂主
昂至予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
月十日出匡山過螺江會太史蕭拙修劉
韶也劉轉華馬季房曾堯臣賀可上鄒端
侯諸居士過虔城江上會寧都蘇孝先魏

觀期諸君齊於江上有詩贈別度嶺過集
龍庵會劉敬一諸故人十二月望入曹溪
合山僧衆羅列香花如獲母

天啓三年癸亥

師年七十八居曹溪禪堂春正月郡守張

嘉

辛

公入山問訊三月省城法性諸弟子至師
時專以法施爲心四月爲衆說戒講楞嚴
起信等經論秋七月又爲衆說戒十月初
四蕭宗伯玄圃公應詔北上入山見師欣
然留連且爲師卜壽穴劇談一日夜甚歡

出山師即示疾初六日侍者廣益省城回
云來得恰好韶陽太守張公親入山延醫
調治初八門人超逸至云再兩日不得見
汝了師知幻緣將盡藥劑不服十一日已
時別張公申時飲水沐浴焚香示衆曰大

衆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心端坐而
逝於時百鳥悲鳴四衆哀號不已星夜毫
光燭天隔山之人咸疑寺中火也三日面
色如生髮長唇紅鼻端微汗手足如綿蕭
公聞訃悲慟久之即移書南韶二郡公爲
師建塔及造影堂先是師離匡山留首座
通炯於五乳調理大衆至是三遣書促歸
中有云汝早來一日便是一日來老人餘
日無多力矣炯得書遂忙忙南還十月朔
日抵曹溪師見之喜動顏色且云來得好
吉
遲時恐汝懊悔了炯初不會其意連日侍
立所聞所叮寧者皆佛法大意惓惓以法
門無人爲歎提撕者又極緊切語中去期
已先露於炯未歸之前矣

大師年譜自序實錄向有手筆草藁爲

大師首座寄庵通炯所藏炳師歿後法孫今照今光住海幢寺華首和尚從二僧取得此藁繕寫封寄今遵依元藁付梓天啓三年癸亥寶錄乃大師入滅後上首弟子福善等續記附刻於後以大

師爲中興龍象一言一行關係人天眼目文取足徵事貴傳信不敢板緣葛藤添附蛇足以滋法門增益之謗後有正眼幸鑒別焉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海印弟子錢謙益槩談謹書

慈山大師託生辨

湖南顓愚衡公作曹溪中興慈大師傳盛談靈異宿生爲陳亞仙歿後應現爲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童木陳公見聞雜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爲顏司理俊彥少兒三歲不語

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魏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遊未嘗捨衣禮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

居石門馳書往詢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伸報文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真於菩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茶毘佛事火浴後頂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

白瑪瑙扣之鏗然有聲海衆共觀歎異以是

吉月二日酉時安厝靈骨建塔於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死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鎧還鎮祖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曰顏氏

子名社小字虎子生於天啓六年丙寅二月實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日虎子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溪矣以此言證知大師再來若恣公所載呼名叙昔云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父子家業歸心信根

牢固生生居士常夢護伽藍神趣迎賓頭盧

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筵宛如昔夢司理爲書生大師摩頂記勑比爲廣理申明大師規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然也童真示現各有所表吳粵往來表法界一地故適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人故此則積劫熏修彈指幻化不可以思惟測度也若以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然何也

古來佛祖應化入胎人天轉輪事非聊爾裁
榕再世遘浣衣以寄生宣老六年仗白雲而
勘辨莫不付囑相應機感歷然而今無是也
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峯之香煙猶指五乳
之真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世必入大
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異
生即事徵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
師末法中第一龍象也末後轉輪法門一大
事因緣也僧徒無識繁心香火指法城爲首
邱認寶坊爲華表章句小儒眼如針孔景掠
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剥語緇白郵傳寐言夢
斷海形牛迹不已遼乎俗語不實流爲丹青
吾懼後之修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聞而訛
濫正信也旣屬恣公門人告於其師請爲刊
正而又書其說詒南華僧鏡諸塔院昭示後

人俾勿惑歲在庚子四月望日海印弟子虞

山錢謙益纂談謹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四

音釋

蹇紀假切骸骨上才資切下各

盒音合盤屬臬魚列

鉗上其淹切鎚音船財勞切

榷却船也嗾使犬叟

艘先形切船總名駁北角切𦵹與駢同